

NO. 06
匪我思存^著
FEIWOSICUN
WORKS

十六岁，满门抄斩中免于死
二十二岁，成为一国之母
四年时间
她从地狱到达云端
其实也从云端跌落地狱
帝王的宠爱
是天堂也是地狱

冷月
如霜
JADE
MOON
[新版]

JADE MOON

看见她，他是带着亏欠的，对另一个女人的亏欠；
看见他，她是带着怨恨的，
对身为皇帝、宣旨她家满门白骨填沟的他的怨恨。
召她入宫，他是带着眷恋和怜爱的，
因为那张与皇贵妃惊人神似的脸，
故而，对她百般恩宠，任她肆意骄纵；
随他入宫，她是带着国仇家恨已怨而来的，
因为他欠她家的，
所以，终究是要在他的身上补偿回来。
美丽的容颜是如花的巫蛊，却终究成了复仇的武器；
情深中，却隔着浩瀚如海的仇恨；
他们曾有过那样美丽的邂逅，
却终于无奈地错过……



建议上架：畅销小说/情感女性

ISBN 978-7-80228-462-3



定价：26.00元

匪我思存

● FEMOSICLIN
WORKS

06

JADE
MOON

冷月如霜

新世界出版社

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冷月如霜/匪我思存著. —北京: 新世界出版社,

2011. 2(2007. 10初版)

ISBN 978-7-80228-462-3

I. 冷... II. 匪... III. 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I247. 5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(2007) 第152831号

冷月如霜

策 划: 北京记忆坊文化

作 者: 匪我思存

责任编辑: 杨雪春

特约编辑: 四 喜 小 歪

责任印制: 李一鸣 蔺善兴

出版发行: 新世界出版社

社 址: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路24号 (100037)

总编室电话: (010) 68995424 (010) 68326679 (传真)

发行部电话: (010) 68995968 (010) 68998733 (传真)

本社中文网址: www.nwp.cn

本社英文网址: www.newworld-press.com

版权部电子信箱: frank@nwp.com.cn

版权部电话: +86 (10) 68996306

印 刷: 环球印刷 (北京) 有限公司

经 销: 新华书店

开 本: 787×1092 1/16

字 数: 180千 印张: 16

版 次: 2011年2月第2版 2011年2月北京第8次印刷

书 号: ISBN 978-7-80228-462-3

定 价: 26.00元

新世界版图书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新世界版图书 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客服电话: (010) 64810892

我们，总是在错误的时光，
错误的地点，懵懵然就爱上那个人。
然后，不得不用尽一生，遗忘。

楔子

前来传旨的内官声音并不大，尖细的喉咙，仿佛含着极利的一根尖刺，把每一个字都凿到人耳膜上去：“十四岁以上男丁处斩，十四岁以下男丁流徙三千里；十六岁以上女眷赐自缢，十六岁以下女眷官卖为奴……”

狱中只是死一般的寂静，乌压压跪满了人，左侧监中关押的是男丁，右侧监中则关押的是女眷，大都活不了了。狭窄阴暗的过道里不知为何竟有“嗖嗖”的冷风回旋，女眷中终于有人哭起来，压抑着，低声地抽泣，这声音如同水面冰层的破裂，带着一种冷彻肺腑的寒意。而慕大钧瞪着一双血红的眼睛，隔着铁栅怒喝：“哭什么？我慕家的女儿，难道怕死么？”

如霜紧紧抓住那粗疏的铁栅，仿佛用尽了力气才可以抑制住那眼泪，她终究是等不到了，从前的一切都轰然倒塌，十六年锦衣玉食的人生，十六年掌上明珠的呵爱，她一度以为，往后的岁月会像十六年前一般，甚至比过去更美更好，可是没有了，再没有了。一切都在帝王的权力下灰飞烟灭。

她死死咬住下唇，一直咬出血来，和着那血，她几乎是咬着牙吐出那句话：“爹爹，我不怕死。”

她并不怕死，她只是惧怕活着，她只是害怕独自活下去，她是父亲最小的一个女儿，除了她，满门的女眷只怕没有几个可以活下来。她只是害怕那样活着。

可是她要活着，她一定要活着，活着杀了他，活着用血来偿还血！

即使他是九五至尊，她也一定会为慕氏满门报仇雪恨，她会活下去，一定！

春阴

【一】

四更时分，如霜冻得醒来，外头簌簌的一片轻响，窗棂泛起白光，原来是下雪了。如霜脚上原本就生了冻疮，又痛又痒，忍不住轻轻地在被子里摩挲，这下小环也醒了，迷迷糊糊叫了声：“小姐。”抱住了她的脚，搁在自己胸口，“我替您暖暖。”

她的心一酸，小时候奶娘也常常这样替自己暖脚，如今奶娘的白骨，早就化为西林山下一抔黄土，只余了一个小环和自己相依为命。窗外的雪越下越大，北风呜咽着一丝丝从破裂的窗纸隙里钻进来，这是今年的第一场大雪，她想，西林山下那几堆孤坟，被这雪一盖，孤零零的，像几只白馒头，撒在旷野里。

想到馒头，不由越发饿了，昨天整日只吃了一个冷饭团

子，省下一个窝窝给了小环，她还是小孩子，挨不得饿，现在天尚未亮，就腹饥如火，一想到馒头，胃里就像被人掏空了似的难受。

没想到饿的时候，一个馒头也可以将自己馋成这样子。

以前的好日子，真像梦一样。昔年遇上这样下雪，母亲定然会命上房里几个手脚伶俐的丫头，收了梅花上的雪烹茶。满京城里的女眷，谁不知道慕府的好茶？茶是极品的银山雪芽，跟了贡鲜的漕船送进西长京，千里的水路，寻常的三桅帆船吃足了风，也得十天半月。贡鲜的漕船一路都是严限着时辰，遇风则用帆，无风则用纤，每日须行两百里水路，不过六七日即赶至西长京。所以那举世无双的银山雪芽，送至京师时仍可新鲜如初。锡制茶箱精巧锃亮，上头镂花细密，点着翠蓝，一打开茶箱，清新的茶香似水银一般，无孔不入，直浸到人的每一个毛孔里去。开过茶的屋子，好几日不散那种幽幽的香气。

窗纸有一处破裂开了，北风吹得那糊窗的棉纸瑟瑟有声，太冷了，实在睡不着，脚上的冻疮又痒起来，她叹了口气，想起过去又有什么用，还不如不想，不如想想明天如何熬过。原先见书上写“度日如年”，其实原来一日比一年竟还难熬，不过三四个月，她几乎已经觉得有三四十年，偶尔在洗脸盆中照见自己的面容，几乎连自己都不认得了——更苍凉的是心境，只怕再过三四个月，自己也会生了满头华发。

每次苦到几乎再也熬不下去的时候，她想过死，想过不如一死了之，可是转瞬就会想起娘亲最后的嘱咐：“霜儿，好生照应允儿……”

允儿是她最小的一个弟弟，今年虚岁才十三，而上谕是十四岁以上男丁处斩，十四岁以下男丁流徙三千里，慕允幼习弓马，

八岁即随父出征，在军营中长大，虽然年少，可是性情刚毅，无论如何不愿苟且偷生，决意同父兄共死。最后还是慕大钧扇了他一掌：“不孝！”

慕允挨了老父这重重一记耳刮子，顿时明白过来，家中十四岁以下男丁只有自己一人，自己若一意赴死，慕家从此便是绝后。老父这句“不孝”如同三九冰雪，从脊背上一浇而下。他瞪大了血红的眼睛，一言不发，跪下来给父亲“咚咚咚”磕了三个响头，站起来只说了三个字：

“儿遵命。”

曾经出将入相，率领过数十万大军踏平定兰山缺的慕大将军，见到幼子如此，终于禁不住老泪纵横。

那是她第一次看见父亲掉眼泪……也是最后一次，父亲一哭，母亲自然哭了……她哭得更伤心……再后来，家中全部的女人，死的死，官卖的官卖，她和小环被发卖到这里来为奴……

有一颗极大的眼泪挂在腮边，冰冷冰冷的……一直冷到心里去……那样的冷……就像永远不能够再重新获得一丝暖意……她将身子蜷成一团，迷迷糊糊终于睡着了。

第二天雪停了，天也放晴了。亭台楼榭宛若装在水晶盆里，玲珑剔透。这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，如霜却没有丝毫赏雪的兴致，喝过一碗薄粥，就得干活了。小环穿了一件旧袄，越发显得缩头拱背。实在太冷，鞋踏在雪里，叫雪水浸透了，双脚已经冻得麻木。如霜执着扫帚的手也冻得红肿青紫，只是木木地扫着，雪面上结了一层薄冰，小环拿木锹在前面铲了，她仍旧扫得无比吃力。可是只能埋头苦干，因为辰时之前必须打扫完，做不完活，连累她们这一班十二个人，都要挨饿。

因为使力扫雪，身上渐渐暖和起来，但露在外头的手脚依

旧麻木得没有半分知觉。紧赶慢赶，眼看着辰时之前应该可以扫完，如霜在心里微微松了口气。她身子最弱，兼之从前没做过粗活，做起事来总是不够利索，每每连累大家被罚，她心里实在过意不去。

极远处传来隐约的蹄声，领着她们扫雪的带管听见了，连忙打了个招呼。她们这十余人忙收拾了扫帚木锹，由带管牵头，恭敬地顺着墙根儿一溜儿跪下，将头深深低下。

也不知过了多久，才听到清脆的马蹄声，由远及近，嗒嗒的直如踏在人心上一样。如霜将头埋得低低的，只觉得“唿”一声，一阵疾风从面前刮过，马蹄踏起雪水飞溅，有几滴溅到了她额上，已经冷得麻木了，更不能伸手去拭。她正待将头垂得更深些，忽听“吁”一声长嘶。因低着头，只能看到四蹄兜转，那马不知何故被生生勒住，可以看清紫金镫子上踏着的鹿皮靴，杏黄绦里的紫貂斗篷一直垂到靴下，斗篷温软绒密的风毛在风中微微颤动，如小儿最温柔的触拂。

马上的男子嗓音低沉，因为近，如霜觉得一震，仿佛就在头顶响起，透着几分慵懒的不耐：“是谁叫你们将雪都扫了？”

带管吓得浑身发颤，哆哆嗦嗦地连连磕头，只会说：“奴婢该死！奴婢该死！”

马上的人微微挑起眉，用马鞭轻轻打着手心，不远处响起杂沓的脚步声，大队的侍从都追了上来，领头的总管太监夏进侯一把抓住马缰，喘吁吁地躬身：“王……王爷……您可不能……可不能……再要奴婢的老命了。”

睿亲王随手用马鞭一指：“往后这园里的雪都不许扫。”夏进侯连连应“是”，所有的人大气都不敢出，仪仗护卫的内官侍

从皆低眉顺目，连跪在墙下的那十余名做粗活的杂役，都木偶似的屏息静气，纹丝不动。

都是毕恭毕敬的脸，睿亲王忽然觉得意兴阑珊，转过脸去，看到跪得离他最近的小环，心里忽然一动，问：“本王的弓呢？”

昔年太祖皇帝以弓矢夺得天下，所以天朝祖训，宗室子弟必随身携弓，以示子孙不忘开国之艰辛，连御驾之侧都历来有一名内官专司背着御弓，称为“掌弓”，与皇帝须臾不离。逢有大朝，则置御弓于朝仪门，于是亦称大朝为“置弓”，宗室亲贵，更是弓矢不离左右。

睿亲王这么一问，掌弓的内官连忙上前一步，从背上解下黄绫包裹的长弓。睿亲王随手从箭壶里拈了支白翎箭，指了指跪得离自己最近的小环，漫不经心地说：“你，起来。”小环猝然一惊，吓得连规矩都忘了，仓促抬起脸来，瞪着一双眼睛，直愣愣地看着马上锦衣貂裘的亲王。

睿亲王仿佛带着一缕微笑：“起来，起来。”

小环怯怯地站起来，如霜突然想起入府伊始听说过的可怕传闻，只觉得轰然如晴天霹雳，头皮上骤然发麻，她大张着嘴，连舌头都不听使唤，拼尽了全身的力气，才喊出一句：“小环！快跑！”

小环吓得一个哆嗦，突然也明白过来，刷一下脸色煞白，如霜的声音又尖又利，几乎不像是她自己的声音：“快跑！快跑！”带管已经吓得傻了，只是愣愣地看着如霜，几名内官上前来推搡呵斥：“大胆！竟敢在王爷面前大呼小叫！”

小环终于反应过来，拔腿就往月洞门奔去，睿亲王坐在马上，脸色镇定安详。如霜拼命挣扎，更多的内官拥上来，想要捺

住她。她眼睁睁看着小环像一只受惊的小白兔，已经跑到了月洞门前，只要再有十余步，只要再有十余步，小环就可以穿过院门，只要穿过院门拐过弯，只要拐过弯……睿亲王缓缓将弓开满，漫不经心地微眯起双眼，如明知猎物已在劫难逃。如霜大张着嘴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，任由眼泪在脸上奔流肆虐。电光石火般，只听“嗖”一声，疾箭去势如风，她眼睁睁看着那支白翎箭没入小环的背心，“哧”地透胸而出。

殷红的血在雪地上溅出老远。

小环翘起了两步，终于向前仆倒。

淋漓的血迹在残雪上如同一幅凄厉的狂草，点点滴滴蘸满惊人的骇痛。如霜泪流满面，全身的气力都仿佛在那一瞬间被抽光，内官们将她牢牢按在地上，她的脸被按在积雪中，滚烫的热泪融入冰冷的积雪，她想起那个酷热的早晨，自己紧紧拽着母亲的手，死也不肯放开，狱卒拿皮鞭拼命地抽打，火辣辣的鞭子抽在她胳膊上，疼得她身子一跳，死也不肯放开，怎么也不肯放。只会歇斯底里地哭叫：“娘！娘！”

手指一根一根地被掰开，更多的人上来将她拖开去，按在铺满腥湿稻草的石板地上，拿稻草塞住她的嘴……狱中的稻草从来没有更换过，一到夜里许多老鼠钻来钻去，甚至会爬到她的脚上，她尖叫着醒来，而娘总是搂着她……搂着她……泪光模糊了视线，锥心刺骨的痛楚从胸口迸发……她从来没有这样绝望。他们夺去了她的一切，她的父亲，她的娘亲，她的兄长，她的乳母……她全部曾有的幸福，与疼她爱她的家人，现在又是小环！她的小环！她在这个世上身边的最后一个亲人，就这样眼睁睁地再次失去。

眼泪滚滚落下来，她原以为自己再也不会落泪了，她曾以为

自己再也没有什么可以失去，天意像是最残忍的玩笑，从无忧无虑的锦衣玉食，转瞬间竟是晴天霹雳一无所有，她失去了一切，于是她以为再也没有可以失去的了。可是小环，他们竟还是夺走了她唯一仅剩的小环。眼泪变得冰凉，就像她脸侧肮脏的积雪，她的心里也只有冰凉，她的身体剧烈抽搐着，胸中气血翻滚，就像有汹涌的浪头一浪高过一浪拍打着理智的堤岸。

她如同负伤的小兽，带着最后的绝望挣扎，哪怕是死，她也不要这样屈辱地死去。

睿亲王看着雪地中被内官们死死按住的孱弱女子，突然起了意兴：“放开她。”

按住她身体的内官忙忙撒开手，她立刻挣扎着站起，他于鞍上俯下腰，用粗砺的马鞭托起她的下巴，在见到她容颜的那一刹那，他不由微微眯起双眸，仿佛是反射到琉璃瓦上的眩目雪光，令他睁不开眼睛。

她有一双令人眩目的眼睛，就像是两把淬闪寒光的利刃，带着凌厉凄楚的恨意，仿佛想在他身上剜出两个透明窟窿。她的头和脸上全是狼藉肮脏的雪水，发辫已经挣得松散，几缕碎发凌乱地粘在脸颊上，因为极度的仇恨愤怒，脸上涌着不健康的潮红。可是那被迫抬起的下颏儿，有着柔美姣好的弧线。

他几乎有一刹那失神。

睿亲王身侧的夏进侯仿佛也吃了一惊。

睿亲王终于抽回马鞭，声音已经平淡如朔风初静：“你姓慕？”

她咬破了自己的嘴唇，腥甜的气息氤氲在口腔，胸腔有着更无法抑制的澎湃血气，她不言不语，恍若未闻。睿亲王的眼锋渐渐凌厉，仿佛是动怒于她无动于衷的面容。夏进侯十分不安，瞪

了一眼缩在一旁的带管，那带管战战兢兢地答：“启禀王爷，她确实是姓慕。”

果然，夏进侯的心忽然一沉。睿亲王没有再说话，只是移开了目光，望向远处松针上簌簌落下的残雪。亲王俸禄最厚，昔年兴宗又最私爱这位皇子，分府之时赏赐有无数的庄园田地。睿亲王雅擅书画，精于冶游，偌大的王府西园，处处皆是精心构筑，一步一景，美轮美奂。放眼望去，在皑皑的积雪中，一切楼台亭阁宛若水晶雕琢，焕发出不真实的明亮光泽。夏进侯一瞬间在心里转了无数个念头，正因为知晓，所以更没有把握。但这句话不得不由他来说，他躬身道：“请王爷示下。”

仿佛是问糟了，因为睿亲王瞧了他一眼，夏进侯不敢再吱声，硬着头皮等待着睿亲王的发作。

过了片刻，才听见睿亲王说：“赏她个全尸。”

夏进侯松了口气，躬身道：“遵命。”吩咐左右，“拖到西场子去。”西场子在西角门外，是府中专门焚烧垃圾之处，场外有七八楹低矮的屋子，原为停置拉垃圾的车的库房，睿亲王素来待下人苛严暴虐，此地渐渐用作处死犯了重罪的使女内侍的刑场。府里当差的人只要一听到“西场子”三个字，就会不由自主地打个寒噤。

两旁的内侍上来拖了如霜就走，她也没有挣扎。从后园门到西角门并不远，她被内侍拖得踉踉跄跄，出了西角门，就可以闻到一股焦糊味。从高高的灰墙深巷中穿出去，便是岑寂空旷的西场子，这里的雪并没有人扫，积年的黑灰尽掩在皑皑的积雪下。两个内侍拖着她穿过场子，一直走到场边最西处，几楹孤零零的屋子门窗洞开，黑洞洞似噬人的怪兽。

内侍在她背上推了一把，她跌跌撞撞地绊进了屋子。

生无可恋，死又何惧？

死，真是温暖的字眼，娘亲在那里等她，还有父亲、兄长、乳母……那样多的家人……还有小环，自幼同她一起长大的小环……她有什么好怕的，如今那是她最渴望的归宿。便如游子渴望归家，婴儿渴望母亲，她如今只渴望着这一死。只是允儿……她有负娘亲临终所托……允儿徙边做苦役，三千里流放……她还曾一念尚存，希图今生有幸，还能知晓他的平安，没想到如今再无机缘，但他是堂堂慕家男儿，定不会堕了家声！

内侍将绳索结好死结，扶她站上凳子套好了索子，没等她站稳，就将凳子一抽。

脖子间骤然一紧，全身的重量顿时坠得令人窒息，她本能地挣了几挣，徒劳地想要抓住什么，手足在空中乱挥。有轻微的风声在耳畔，极远处响起杂沓急促的步声。很小很小的时候，小环与她在桃花树下打秋千，高高地荡起，仰面看见灼灼花枝在头顶盛放，仿佛是最绚烂的晚霞，无数的花瓣纷纷跌下，落在她的发间衣上，像是一场最绚烂最绮丽的花雨，小环咯咯笑着，用力将她推向更高更远的天空……隐约听见最后的声音，是急促的脚步声由远及近，夹杂着气吁吁的喘息，内官特有的尖细嗓子：

“快！快！放她下来，王爷有令！放她下来……” 柔软黑暗包围上来，如同甜美醇厚的梦境，温存地将她包围。

她再也不会觉得寒冷了。

【二】

一场雪后，挹华台的梅花疏疏地开了两三枝。远远地经过

回廊，都可以闻见那幽远清冽的寒香。辜大娘手里捧着只小小的填漆盘子，盘中一只青花碗，醅醅的浓黑药汁，还冒着一缕缕热气。鹞儿见她端着药过来，忙替她掀开帘子。辜大娘本是鲁州一名医官的女儿，后来选入宫中做宫女，升平二十五年诸皇子分府时，被指派来侍候睿亲王，因为略知些药理，所以一直分在药房里管煎药。她性情随和，为人谨慎，按例二十五岁即可放出府回家，她到年纪时本也该出府去，谁知那一年正遇上鲁州大疫，她家里人全都染了时疫，相继亡故，她无依无靠，求了府中管事的将她留了下来。这一留就是二十余年，如今上了年纪，所以府中仆役都叫她一声“辜大娘”。

鹞儿一面掀开帘子，一面悄悄地说：“今天还是没有吃饭，我看这药，大娘你又是白煎了。”辜大娘走到内间屋子里去。果然看到如霜坐在那里，眼皮微垂，一动不动，就如一尊木像似的。辜大娘知道她这样常常一坐就是一两个时辰，眼神盯着空中某个地方，没有焦点，没有生气，一双眸子空茫无神，也不知在想些什么。辜大娘放下盘子，端了那碗药，说道：“姑娘，吃药了，这药得趁热喝下去才不苦。”如霜亦恍若未闻，并不理睬。辜大娘这两天来已经见怪不怪，叹了口气，说：“姑娘，世上最要紧的是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凭它是什么天大的事，活着才有盼头。”

如霜纹丝未动，连眼睫毛都不曾有些微颤动。曾以为自己必死无疑，谁知半只脚已经踏入鬼门关，又生生被拖了回来。她的颈间已经被勒了深深一道瘀痕，至今未褪，喉间时时发作的灼痛火烧般难耐，仿佛喉管早已经生生碎掉。若不是这样时时发作的焦痛，她总觉得自己已经是个吊死鬼，偶然还魂才回到阳间。她并不明白，为何他在最后一刻改了主意，留下她这条性命。